

尹和靖公集
李忠愍公集



子 尹

忠 孝

德 義

仁 勇

禮 智

李忠愍公集

李若水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尹和靖集（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李忠愍公集

此據畿輔叢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李忠愍公集目錄

使還上殿劄子三道

殿不當爲高俅舉掛劄子

再論高俅劄子

通江陵制帥李尙書啓

謝高少卿啓

謝吏部尙書舉自代啓

謝鄧觀文舉狀啓

代人謝李憲舉狀啓

上何右丞書

上聶尹書

上吳少宰書

上李樞密書

送閻邱時舉序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
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巢鳥說

欽硯銘

李忠愍公集

使還上殿劄子三道

宋 曲周李若水撰

臣等被命奉使山西。先至皇子軍前。館伴首詰三鎮及所欠金銀。歸朝官。歲幣四事。及見皇子。不言歲幣。但言先將歸朝官。所欠金銀來。至頭段事。尙待尋思。頭段事。大事也。意謂三鎮及見國相。專議三鎮。無一言及歲幣。歸朝官。至於金銀。不惟不言。且深以爲諱。或言或不言。或同或異。要之大槩。不過此四者。臣等熟計之。如歸朝官。徒費祿廩。終不爲用。玩而留之。惟以速禍。前旣下詔遣還。不當復吝。況金人堅索此輩。不若與之。以中其情。臣等復恐將來別生事端。已先說所以損傷之因。彼旣信而不疑矣。故云據見在底教來。臣等論歸朝官者如此。歲幣。春旣不與。秋亦復然。朝廷必謂旣已用兵。幣何可得。然用兵之說。歸罪將帥。持禮議和。遣使不絕。初未嘗明與之。賸也。豈有不與之理。臣等恐朝廷惜今歲之幣。但語之以講和之後。必不虧少。彼意亦不深校。臣等論歲幣者如此。城下所許金銀。臣等初不知其確數。旣見館伴。乃知如此之多。遂言當初使人不量朝廷有無。信口允諾。今庫藏已竭。更無可措置。彼亦知其無有。故云若果是無時。以它物準折。臣等論金銀者如此。三鎮。祖宗之地。且陵寢在其中。所係甚大。臣等固已恭依聖訓。曲致租賦之說。彼云旣割三鎮。則租賦自屬大金。如何更將來折。臣等復以息生靈。繼盟好。永遠無窮之

利動之。而其意確然終未諧契。仍云已令王洵將意旨去也。不復如皇子尙有尋思之語。去就決擇。惟在宸斷。區區所見。尙恐未盡。更望陛下參酌王雲、劉岑所說。以揆王洵之情。令侍從官以上聚議。早爲之圖。無使長驅深入。以成不支之勢。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臣等竊見朝廷自來遣使。未嘗不以皇子爲重。國相爲輕。凡百禮數亦如之。臣等到彼兩處。備見情狀。殆與傳聞之辭有不必盡同者。人但以皇子族屬最近。故特重之。然昨至城下。暴聲遠聞。矜露其功。有跋扈之勢。國相爲堂叔。又爲左副元帥。位在上。論其功亦相等。而皇子極輕驕。頗有易與之迹。國相嚴整。每多固拒之詞。故皇子要歸朝官。而國相不及。皇子欲尋思三鎮。而國相確然不許。皇子索金銀甚切。而國相反以爲諱。嘗以此異同。質之於館伴。則怫然曰。此事一般。莫自貴朝看得別否。其微意似憾待之有差也。又密問其給使在真定寨中者。曰。此事只由皇子。在太原寨中者。曰。皇子嘗來此間取粟。雖云各護其所。事已見有相軋之象。前此嘗聞皇子忌國相下太原而功出己上。故有欲和之意。今則國相所陷城邑增多。而其規模之大。事體之重。則又過之。伏望陛下屈己爲民。度時權勢。均其所以待遇之禮。庶使交孚不害。和議大計。取進止。

臣等自深州入金人亂兵中。轉側千餘里。回至南關。凡歷府者二。歷軍者二。歷縣者七。歷鎮寨者四。並無本朝人馬。但見金人列營數十。官舍民廬。悉皆焚燬。餅餌牖戶之類。無一全者。惟井陘、百井、壽陽、榆次、徐溝、太谷等處。僅有民存。然已蕃漢雜處。祇應公阜。皆曰力不能支。脅令拜降。男女老幼。陵鑠日甚。尙殘窮

苦狀若幽陰間人。每見臣等。知來議和。口雖不言。意實赴愬。往往以手加額。吁嗟哽塞。至於流涕。又於山上見逃避之人。連縣不絕。聞各收集散亡士卒。立寨柵。以自衛。持弓刀以捍敵。金人屢遣人多方招誘。必被勦殺。可見仗節死義。力拒敵兵。真有戀君懷土之意。竊惟河北河東兩路。涵浸祖宗德澤。垂二百年。昨因蔡京用事。新政流毒。民不聊生。繼而童貫開邊。燕雲首禍。搜民膏血。以事虛空。丁壯疲於調發。產業蕩於誅求。道路號呼。血訴無所。塗炭枝梧。誰其拯之。陛下嗣位之初。力行仁政。獨此兩路邊事不已。未沐醇醲之澤。今戎馬踰陵。攻陷城邑。百姓何知。勢必脅從。而在邑之民。無遑巡觀望之意。處山之衆。有激昂死難之心。可謂不負朝廷矣。臣等哀斯民之無主。服斯民之有義。愧起顏面。痛在肺肝。以陛下憂民之深。愛民之切。而主議用事之人。前後誤國。陷之此地。可爲流涕。可爲痛哭。言而及此。實觸忌諱。然臣等區區忠孝之心。目擊其事。不忍不以上聞。伏望陛下深軫聖衷。薄采愚說。下哀痛之詔。慰民於既往。思勇決之計。拯民於將來。庶幾上答天心。下厭元元之望。取進止。

駁不當爲高俅舉掛劄子

臣承本寺告報開府儀同三司簡國公高俅卒。皇帝合掛服舉哀。輪當某贊導。某謹按俅以胥僉之才。事上皇於潛邸。蚤緣遭遇。超躡顯位。巧佞貪恩。詎無補報。屬者金人渝盟。逼侵近境。所以不卽奏功。正坐軍政刳敵。士不買勇。俅久握兵柄。實與童貫分內外之寄。厥罪惟均。貫已遠竄。天下稱快。而俅未就典刑。遽以計聞。僉論謂當追褫官秩。示不終赦。而有司守常。乃復以緼禮加之。甚非所宜也。夫聖人之制禮。本以

飾情。今倭之死。中外交賀。人君以天下之情爲情。其不戚然決矣。無此情。徒爲此儀。非聖人制禮本意也。若謂官職隆重。法應如此。自當貶黜。以爲姦諛之戒。若謂擁護上皇有勞。則蔡攸等與倭一體。何獨撓法於倭。況茲盛典。非大功德不稱。而忍以倭穢辱哉。臣備員太常。實當議禮之職。竊有管見。不敢不言。

再論高俅劄子

臣嘗具劄子。論列高俅不當屈萬乘之尊。行舉掛之禮。雖未蒙施行。然稍緩擇日之期。豈愚者一得。偶契朝廷之意。見在擬議間邪。雖然。臣區區所言。不爲舉掛設。實欲大正典刑。盡褫官爵。永爲老猾巨惡之戒。蓋不褫官爵。則舉掛之禮不當削。不削舉掛之禮。則贈官之典。議諡之法。恤亡之賻。送葬之儀。皆當踵行之。某旣言其端。勢有不可不盡言者。謹按倭以市井之流。嘗充胥吏之役。論其人則甚賤也。恃恩矜暴。數被杖責。考其素則甚兇也。事上皇三十年。朝夕左右。略無裨益。其事上則阿佞也。席寵饗榮。峻躋顯官。子孫弟姪。或廩政府。或玷從班。兒童被朱紫。媵妾享封號。膳奴廩卒。名雜仕流。其蒙恩則僥冒也。竊持兵柄。歲月滋久。撫恤無恩。訓練無法。占役上軍。修築第宅。或借權貴以締私歡。軍政不飭。若顏垣然。金人所以長驅郊甸者。蓋度吾無以待之。雖三尺之童。皆知童貫高俅墮壞軍政之過也。貫已竄矣。而俅可赦乎。按情定罪。當示鞭尸之辱。而反加之茂渥。大咈輿論。或者謂俅整兵南邁。擁護上皇有勞。此固倭之巧點。曲爲補過之計。然上皇巡幸。實俅等致之。罪擬邱山。功微毫髮。豈足相償。傳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此而赦之。恐不足以懲誤國之姦也。某竊怪朱勔。孟昌齡父子昆弟皆已斥逐。而倭之全家叨逾寵赫。不在朱孟

下豈臺諫偶未及之邪。抑有力者爲之地邪。中外洵洵莫知其故。臣適因贊導之職。妄伸彈駁之詞。尙慮前日所陳。簡略未盡。不足以回朝廷之聽。遂疏本末而備論之。伏望博采師言。申明邦憲。追奪品秩。聊警已沈之魂。如此則不惟寢舉掛之禮。而贈官之典。議諡之法。恤亡之賻。送葬之儀。皆可得而罷矣。臣以職事所牽。輒忘固陋。不識樵芻末議。可補廟堂之萬一乎。

通江陵制帥李尙書啓

上卿作牧。威震十連。下里承流。任叨半刺。顧碌碌貧驅而至此。有恢恢宏覆以臨之。已遂合符。敢忘奏記。恭惟某官。注驥崑鳳之瑞。隋珠和璧之珍。出有其時。生之有地。光足以連五星。而合日月。志在乎馳千里。而絕雲霓。端卿得之羽儀朝廷。贊皇惟此經綸天下。蓋三絕之兼有。何一第之足云。克對前芳。信非凡種。在荷藁論思之已久。宜藻旒眷注之彌深。入則總喉舌之司。出則壯股肱之郡。命令行乎鈇鉞之下。顏色動於旗幟之間。西清眞學士之名。上不輕予。南平都制置之號。昔所未聞。念邊圉驛騷之餘。倚元戎鎮撫之重。肆哀異數。式懋遠圖。惠愛流浹於江湖。聲名播揚於邊裔。凡從容制勝。皆詩書禮樂之功。使端委秉成。實社稷宗廟之福。某誨規無取。學製奚堪。驅牛上太行。愁絕欽危之步。騎驢到京邑。難追英俊之游。與其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之多憂。孰若遜畔而耕。遜路而行之爲勝。勉持弱植。來佐雄藩。亦欲俾庶民相安田里之間。豈特與太守平分風月而已。所幸託二天之廣。或容效一日之長。以時間大府之起居。禮其敢廢。每歲考諸州之能否。思則有歸。

謝高少卿啓

落州縣而紆黃綬。甚灰進取之心。拔塵泥而靚青雲。驟沐薦揚之力。顧豈私於同氣。殆欲振乎頽風。故敍所遭。非敢爲謝。竊以浮雲富貴。棄唾功名。雖有道者可輕。亦涉世之不免。有無多寡。自歸造物之權。予奪升沈。每假鉅公之手。斯風未泯。則暮取溫造而朝拔石洪。吾道不行。則近舍皇甫而遠求居易。念人才之得失。係國體之盛衰。本朝所以廣收攬之方。大臣所以慎審察之舉。必觀其人之有用。庶委以事而不墜。況填英穀之虛。宜擢士林之秀。如某者才雖微而志廣。識雖陋而學勤。分不逮於古人。覬少追乎前輩。名教之中有樂地。非苟知之。州縣之職徒勞人。聊復爾耳。頃去南昌之任。遂成西笑之行。非無炙手可熱之門庭。恥作搖尾乞憐之瑣碎。丹心自許。白眼誰投。看杜鏡以雖類。處毛錐而未脫。須借齒牙餘論。以爲根柢先容。獲見諸公。猥收一介。況京師諸夏之本。游宦所榮。而太學賢士之關。選才尤慎。濫及不臆。敢謂無因此蓋。伏遇某官秀氣橫霄。英標冠世。讀書不再。已俯拾於賢科。游刃有餘。復屈留於卿位。胸中雲夢。皮裏陽秋。以臧否人物爲心。以推挽賢能爲職。如愚等輩。亦置門闥。意欲同升情幾自代。敢不韋弦其戒。冰檠其操。上不負於清時。下不孤於素學。爲知己而死。敢持向背之心。有惇史以傳。誓立軒昂之節。

謝吏部尙書舉自代啓

知音有素。復被於薦揚。代斷何堪。徒增於愧惕。竊以道義凋喪。賢愚混并。自銜自矜。相忌相軋。近舍皇甫。湜蓋生於玩習之情。親見揚子雲。豈復有推襲之意。自非具青白眼。擅月旦評。以臧否人物爲心。以推挽

賢能爲職。則何以展同升之義。全類舉之能。如某者。襲河山朴野之風。嗣父兄勤苦之業。氣節折摧而莫振。詞學淺陋而弗工。祇綠場屋之文。猥與門闈之客。茲乃錄其名姓。借以齒牙。傳六翻於鴈鳩。欲資九衢之舉。寬十駕於驚馬。許陪千里之行。仰屬意之甚勤。顧匪才其曷稱。雖例循故事。以爲進用之階。而公及塞蹤。實忝特達之賜。此蓋伏遇某官冰壺照物。玉尺持躬。以靜退蒙君相之知。以謙損獲士民之譽。名光萬國。靡遺寸墨之長。職總羣才。泛取一毫之善。其如不腆。乃辱相推。敢不效力步趨。益韜器業。不以今世而背古人之道。不以晚生而忘前輩之風。此志甚迂。難爲俗人言也。惟恩至大。當以國士報之。

謝鄧觀文學狀啓

錄錄之才無取。方懼譴訶。汪汪之量有容。遠蒙收採。同僚展慶。舉族銜恩。竊以游宦者君子行道之方。薦賢者大臣報國之職。牽於勢利。則請託之風熾。人才所以或遺。銳於進取。則廉恥之節衰。風俗由之而敝。自媒自衒。甚哉妾婦之低顏。相忌相傾。鄙矣市廛之瑣態。賢不肖混然久矣。士大夫奚所望焉。會逢有道之辰。翕致得人之盛。據要津者。既勤於推轂。沈下僚者。乃企於登門。上下惟道義之求。賢能爭功名之赴。如某者。未有奇節。亡以適人。雖微卓犖之才。漫養剛方之氣。文章小技。徒費精神。塵土微官。空糜歲月。撫鍾琴而浩歎。看杜鏡以增悲。此生無補於清時。至死有慚於造化。念孤寒之無地。雖搖尾而誰憐。恐富貴之逼人。每撫膺以自許。予之不遇。天也。道之將行。命與殆非枉己以求知。偶亦因人而獲進。此蓋伏遇某官熙豐舊德。社稷元勳。推古人明俊之心。膺天子大僚之命。不以道義自高。而兼收於片善。不以勳業自

大而俯取於微勞。遂俾庸流。亦叨清舉。敢不惟勤涖職。克慎持躬。庶因華袞之襲。少躋青雲之路。不期人謝。惟張安民之公心。無負已知。亦越石父之鄙意。

代人謝李憲舉狀啓

讀書無效。晚沐君恩。游宦何堪。復叨公舉。自知其愧。人指爲榮。竊以道義君子之本心。功名大夫之餘事。求有道而得有命。用則行而舍則藏。此士大夫立己之方。亦明天子育才之意。苟惟山仰富貴。芥視廉隅。但知搖尾以乞憐。不顧轉喉而觸諱。雖兒童其必笑。曾市井之弗如。上負朝廷。下辜民吏。何以裨禮義之化。何以致職業之修。如某者。潦倒儒生。風塵俗吏。遊詞場者二十載。屢玷能書。登仕路者三四年。每虞官謗。簿書堆積。獄訟紛拏。惟恤爲心。擬副成湯之網。持平有法。敢私于氏之門。不獲三釜。以及親。尙賴一經而教子。星星白髮。強陪新進之遊。冉冉紅塵。時引故山之夢。豈期賢者。不廢朽人。輒令枵腹之餘。亦被袞襃之賜。此蓋伏遇某官。家傳相業。天賦英才。富貴功名。蚤遇風雲之會。文章翰墨。久騰珠玉之光。爰自脫轡以來。每以搜才爲念。雖如某者。亦冥門闕。敢不克慎。猷爲祇承教約。少惜桑榆之景。益堅冰蘖之誠。願父子之庸才。並蒙收錄。仰邱山之重德。當誓靡膺。

上何右丞書

某。竊謂紀綱之壞。政教之敝。風俗之衰。號令賞罰之不信。人才之卑弱。皆上之人舉措設施。徒采虛名。不究實效。學士大夫。企戀官爵。不能諫止。乃復阿擁而從之。日馳月驚。浸以至此。幸而早悟。尙可復救。不爾。

有不可勝言者。前日之勢是也。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成烈。載於書。詠於詩。復見於傳記。雖豐隆炳耀。若日星然。至今光芒不替。而其事甚簡易。近人情。切物理。天下可以共行。萬世可以常守。初無高誕荒邈。不可企望之迹。周衰。私智橫議者出。此道墮地。漢興。力扶而興之。漢末復墮。歷魏歷晉。歷陳歷隋。莫能舉。至唐。力扶而舉之。唐末接乎五代。則亡矣。不特墮地而已也。天厭喪亂。睿命有德。藝祖以勇智之資。不世出之才。祛迷援溺。整皇綱於既紛。續道統於已絕。其創法立制。不以某事堯舜三代常爲之。而必行某事。晉宋齊梁嘗爲之。而必去。務合人心。趨於至治。逮仁宗之繼承。持以勤儉。鎮以清靜。撫以忠厚。仁愛。百官守職。四民安業。戎馬無犯邊之警。日月風雨。無薄蝕變怪之象。邱壑川瀆。昆蟲草木。無頽涸天死之禍。黃童白叟。涵泳太平。超超乎周成。康。漢文。景。唐太宗之時矣。得如曹參者守之。而治術有衰替邪。熙豐間。王安石以辯詐之才。搖神考之聽。假先王之道。行商鞅之術。乃取祖宗良法美意。變弄求新。廟堂紛爭。道路竊議。骨鯁大臣如文彥博。韓琦。司馬光之徒。亦莫能回其說。於是銓新進小生數十輩之附己者。行新法於天下。又出己意作三經新義字說。以困天下英豪之氣。自崇甯初。蔡京用事。嚴護而確守之。其有言新法不便者。目爲姦黨。有外新義字說之學者。目爲邪說。小則削職貶秩。大則走瘴嶺。錮海島。一時耆舊嘗與之爭者。零落旣盡。而後生自兒時誦習王氏之文。以浸以漬。莫有悟其非者。及入仕。則以波靡已熟之學。行久安不復疑之法。雖間有挺然特立之士。欲破拘攣之議。少出自得之見。而朋儕已笑嫉之。況呵禁在前。復有甚可畏者邪。嗚呼痛哉。新法行而天下之膏血盡矣。新義字說行而天下之心術壞矣。夫人君

之所以治天下。以有民。所以共治。以有士。今也摧厭困折之如此。紀綱安得而不壞。政教安得而不敝。風俗安得而不衰。號令賞罰安得而信。人才安得而不卑弱。頃者金人渝盟。直抵闕下。廟堂之上。錯愕相顧。懦將疲兵。望敵輒北。不得已遣使議和。索甲與乙。曾不假借。金帛寶玩。公私爲之兩貧。又割三鎮以贖其請。整軍而還。所過劫掠。一不敢與之校。國勢剝殘。皇威不揚。社稷幾危。觀所由來。王安石撼其根。蔡京窮其葉。新法之便不便。到此不可諉也。上皇比下詔曰。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追惟已愆。悔之何及。終云並依祖宗之法。蓋悔行新法之過也。主上卽位。體上皇之詔。念覆車之戒。招徠俊傑。列置左右。蓋欲一新宇宙。再造太平。如徐太宰。以人言用。吳少宰。李樞密。以冊立之功用。耿門下。以舊人用。聞閣下與唐中書。許樞密。以三鎮不當割。力言當用兵。都俞廟堂。極一時之選。天下企然。望除數十年之宿弊。復祖宗之法有日矣。而宿弊未盡除。祖宗之法未盡復。不能無疑。某竊謂外人疏淺。不審朝廷之意。妄爲此云云也。然世之病者。方病時往往追恨向之嗜欲之過。飲食寒燠之不節。幸而少瘳。則傲然忘之者多矣。某於數公無一日之雅。獨閣下任執法日。常瞻履舄之光。頃又嘗進拜於門下。輒復袖書上謁。願聞宿弊未盡除。祖宗之法未盡復之說。豈戎事方急。未暇於此耶。抑因時制宜。有不必盡除盡復者邪。茲事甚大。國家之休戚是係。而某輒慮焉。誠爲過矣。雖然。古人有樵夫談王道。畎畝不忘君之論。此亦士大夫之職也。閣下毋以爲僭。試與之語。恐有取萬一焉。